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六
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金珊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六目録

河東柳宗元文六

論　記

守道論

四維論

辯侵伐論

永州新堂記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六

河東柳宗元文六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

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拲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

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盖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

矣

韓愈曰道與德為虚位夫事有萬矣而一事各載一理得乎理之至善即協乎事之時宜成為行之中正符於性之自然而名之曰道故曰率性之謂道舍是而別有所謂道則道其所道也歧官與道而二之將官非其官而道非其道即有一得亦必有見於官即無見於道有見於道即無見於官者也宗元之論當矣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茍得也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茍得者豈不以茍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

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尚書國語類也春秋左傳類也列國皆有之獨魯史以孔子得傳至今耳孔子以前無家自為書者名卿大夫之嘉言皆載之右史左傳所稱古志有之古語有之又曰著之話言楚語所稱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皆是也即論語亦非孔子所自作乃曾子有子之門人記其所聞於師者而纂之其曰語者猶用古史之體例也春秋降為戰國處士始擔各國之柄而人自為說

以行於天下莊周荀卿之所評論具在可考皆無及於管子者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此周室陵遲至孟子時而始然者也管仲生於孔子之前管仲無書明甚如其有之未有七十子之徒無一言評隲之者也管仲之書其為戰國時言富國强兵之流自以為所學出於管仲而假托之無疑也其不槪於理者不勝舉若宗元四維論亦一斑也

辯侵伐論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猒於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内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

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鄰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鐘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

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師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其侵伐之論則善矣

用兵固不得泥於古然聖人之意不可悖也師之彖傳曰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苟非以生道殺人雖死無怨殺者其何可以言兵未能以生道殺人而言兵皆違天而戕人也違天而戕人敗固禍而勝亦禍古可鑒矣宗元此文可作左傳義疏

永州新堂記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於奥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遊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

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竒勢迭出清濁辨
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
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
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遊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
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
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内已乃延客入觀
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
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

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人或良才美質自天畀之而不學不問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以至滅天理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慝亂之事以之終身而不變人曰天之生是

聖祖御評
雄深者
也整齊
製也須
俊邁以
轉於且
傑構

使然也奚知其質美才良克念即可作聖耶其與佳景瑰觀清泉美石之汩於荒區蠻域惡木毒莽之中與為終古者奚異宗元為上官作記故以治人之道言之善讀之知修身焉

其思理
者其體
有一種
氣骨旋
間豈非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

也閈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奥庳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横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

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遊目偶亭以展聲
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
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
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
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於新堂幢牙葺纛
金節析羽旂旗旟旞咸飾於下鼓以鼖晉金以鐸鐃公
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於位卉裳罽
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燔炰胾

炙羽鱗貍互之物沉泛醍盎之齊均飫於卒士與王之
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於遠
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
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於
往初肇自今兹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昌用
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
也餘肉而士有饑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兹具美其
道不廢願儆於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

其讓不獲乃刻於茲石

陳子龍曰文如畫棟雕甍高牙大纛翼翼巖巖觀者竦視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益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於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絶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略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於内拓定於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

所以翼於君正於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於事食焉而不事其事則雖三槐九棘綰四十九使印而自覺恢然有餘苟思夫受於天命於君者為何等事則雖卑官薄禄簿尉曹佐之儔當必前望往古後望來今靦一身之衣影對萬民之耳目悤然自覺其事之難為分

之難稱矣宗元曰由其號以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其事斯言可三復也故錄之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於西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貴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宫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

二十人隋氏始隸於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

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兹職天水武儒衡閤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

三子者始

宋人非四學之說謂學有四豈道亦有四耶然道固一而行則百易地而施之異宜俾得並舉而觀所尚以章志興化亦非無謂相傳古有四學非妄也唐之四學徒循其文耳然猶有告朔之餼羊焉夫士而徒以文稱愧學校矣乃四學助教相繼得三文士則夸美以為異其下此者又可知矣學校之衰也人文之不振也道德風俗淪胥以鋪千載古今彌望慨然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兹地非人

力也乃立遊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拔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蓺是野眉尨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専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

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兹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體物之妙宇宙在乎手萬化生於心矣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

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髙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逺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葢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遊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

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竒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

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帀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

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揺綴

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直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

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

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休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踈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

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爲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

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渇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

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酈道元水經注史家地理志之流也宗元永州八記雖非一時所成而若斷若續令讀者如陸務觀詩所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絶似水經注文字讀者宜合而觀之

虞集曰公之好奇若貪夫之籠百貨而文亦變幻百出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七目録

河東柳宗元文七

記議碑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七

河東柳宗元文七

游黄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黄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黄溪最善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

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

至大寘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黄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黄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黄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黄皇室主黄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儲欣曰所志不過數里幽麗奇絶政如萬壑千巖應

接不暇

聖祖御批
敘述議論皆以典與出之可謂望景森嚴神采煥發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黨老孺塡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

險隘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
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控
成州過栗亭川踰寳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
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
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
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
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
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

秩年童不刊守之

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爇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唯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

其於而害相是里已

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讟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菑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已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師士而為之不出四民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

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徐孚遠曰能知地理遠近讀其文可考其績不徒以頌德為工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閒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涖兹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辦理宿蠹

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税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馬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瓏𤫊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别孕巢穴沉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士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

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賔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自朝至於日中昃而夕而夜莫不有

職分之當為屢省乃成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然而學記有之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孔子亦曰游於藝何哉益心之神明匪瑩弗靈匪虛弗瑩此靈臺所以歌於詩也古之人既不廢臺囿禽魚之觀以養其目復有琴瑟鐘鼓之考以養其耳凡皆以宣其堙鬱導其和平以浄徹其神明俾通達於政事耳豈從夫嗜欲而弛厥敬執哉古樂淪亡姦聲以慢古之所以養耳者皆所以敗耳故三代而下玩好之具惟聲伎最不可近子産所為煩

手淫聲慆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用者也宗元立論謂高明游息之道有裨於政而卒乃戒其玩荒甚得古人之旨矣雖然非所語於至人也至人因物付物任其本分而無毫銖之加則雖日應萬幾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方且無時無處而不得瑩且靈而又奚藉於觀游焉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産焉於連於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謡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鄉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

順休洽吾以是誡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誡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誡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珠還合浦虎渡九江大率類此耳郡國言祥瑞莫多於漢宣史載張敞論奏黃霸語亦可謂隱而顯矣即曰有之君子必以此非祥為祥而不以彼祥為祥也如五星凌犯可以坐筭而得日當食不食司天者失其筭也熒惑自退豈係一言然而君子於災則不曰非災者何哉人曰災也則皇自敬德皇自敬德奚慮其太過者易曰未順命君子處豐以之曰志不舍命君子處嗇以之命之豐也不以為命在則然而侈然大故曰未順命命之

嗇也不以為命在則然而棄其志故曰不舍命是以豊則益小心以貽事嗇則以震動而光明夫如是安得不遇災而懼遇祥而不言也哉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楝櫨節棁之華不斵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繪繡錯葢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夘我仲兄

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槪迺堅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宗元零陵三亭記謂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夫山水之奇觀非可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而得之者也則古人之能述以文者不越几研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夫亦藏修息游之最善地矣宗元善記故録之多以其可為養心之助云爾夫文之無與於理道而工且妍者猶夫山水花木也若其以玩替政以荒去理則毋曰文也而為君子之所許

馬凡集中所録此類文具倣此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滙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

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九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檉多

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
大草木山小而髙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
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
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
青之魚及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
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
脩形糈稌酒陰虡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
深峩山在野中無麓峩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儲欣曰頗似史記天官書然彼猶有架法此只平直序去零零星星有條有理後人杖屨而游不復問塗樵牧斯益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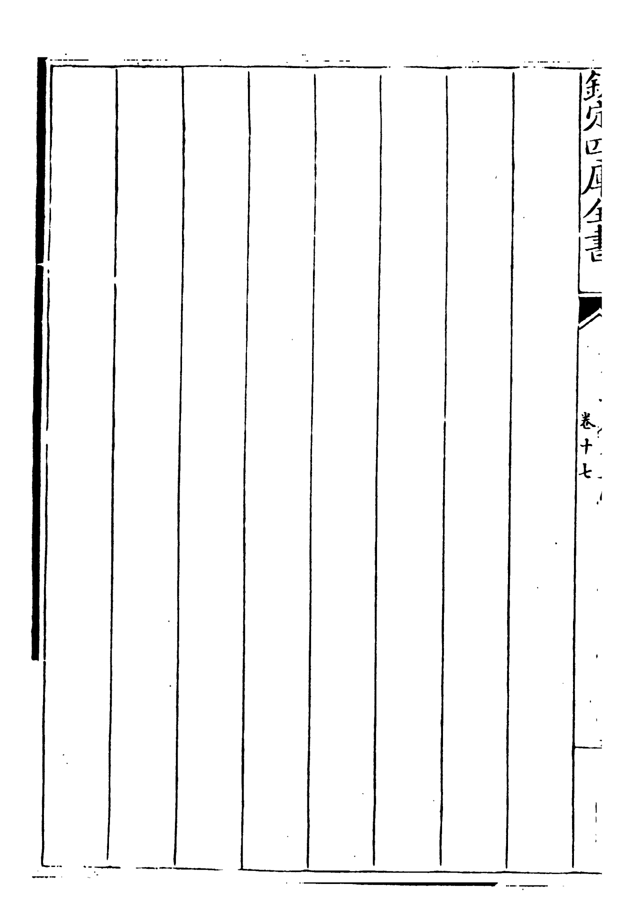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廻合則於奥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

松杉梗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遽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名公之德懼翦

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儲欣曰曠如奥如至今猶奉為品題名勝之祖



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兹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兹謂僭壞禮

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葢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

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
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
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
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
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葢其寃抑沉痛而號
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
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

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

議從事謹議

韓愈復讐議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盖謂不為定律而使朝士引經以斷也宗元之議則謂當讐不當讐自有一定更為明白自明代至今凡父祖被人殺子孫救護登時殺其人者勿論非登時並予杖其報讐殺官吏如此篇所云者律無明文非無明文也其不當讐歟自以殺本管官律論不待言也其當讐歟則即用此律科斷亦

不待言也然則宗元之議今實用之矣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玆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謩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

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逺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藂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

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繁夷民其蕪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儲欣謂末段乃書生事後揣測之談當日不顧行遯何暇計及今按易明夷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孔子曰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當紂之時孟子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猶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然則比干死微子微仲膠鬲歸周若無箕子明不既息矣乎宗元末段之意實本諸孔子也碩果不食松栢後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誠聖賢與天地同心之處觀夫東漢之末賢士大夫淪胥以亡於是郭泰有殄瘁之傷卓操無顧忌之意宗元之論夫又曷可議哉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子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

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於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宫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兹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

中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從孔子之化行及於夷蠻處立議體裁最善韓愈處州

碑雖極鋪張盛美然如繪乾坤之容而摹日月之光安

得崑崙為筆大海為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七